

抒怀

一缕粽香遥寄思

临武县第一中学 吴发奖

仲夏风拂阡陌,麦浪渐熟,端午如期而至。世间节日多喧嚣热闹,唯有端午清宁温软,藏于草木清气与灶台烟火,牵系故乡俗韵,萦绕半生归思,岁岁相逢,岁岁动人。

儿时端午,总藏着始于清晨的期盼。向来贪眠的我,这天醒得格外早,并快步跑进厨房。母亲早已备妥食材,浸泡整夜的糯米莹白饱满,蜜枣、红豆错落摆放,干净朴素,一如故乡平淡质朴的日常。

包粽子是端午最温柔的仪式。母亲巧手弯折粽叶,填米、放馅、压实、捆扎,一气呵成。粽叶清香混着糯米甜气缓缓弥散,织就一张温柔的烟火帷幕。我性子急切,望着堆起的粽子不停

催促下锅,满心盼着一口香甜。

铸铁大锅添满井水烧沸,粽子尽数入锅,锅盖合拢,灶火灼灼。锅内水声咕嘟,白雾丝丝溢出,粽香越来越浓,漫遍全屋。等待漫长又甜蜜,儿时的幸福格外简单:一锅待熟的粽,一室温柔的香,一个阖家相伴的寻常清晨。

开盖之时热气翻涌,粽香扑面而来。剥开青绿粽叶,粽子软糯清甜,入口温润不腻,这简单滋味,是我童年夏日里最珍贵的味蕾记忆。

故乡端午,并非只有食粽。乡里有“追端午、看麦黄”的旧俗,也称“看忙头”。端午恰逢麦收大忙,田野金浪起伏,农人躬身劳作。亲友趁时节相互探望,

节前问候,节后闲谈农事,礼数简朴不铺张,以惦念维系乡土温情,为忙碌夏收添几分暖意。

年岁渐长,辗转他乡,再读“鹤发垂肩尺许长,离家三十五端阳”,忽然读懂其中的离愁怅惘。年少不解乡愁,常年在外度过一个个独处端午后才懂得:乡愁是老家晨起的灶台,是故土独有的风俗,是年年端午景致依旧,心境却早已今非昔比。

岁月更迭,粽香依旧。端午并无盛大排场,却以寻常烟火、绵长民俗,慰藉奔波之人。节日真正的深意不在风物,而在团圆、惦念与根植心底的乡愁。岁岁粽香飘摇,本心安然如常,烟火里沉淀的温柔,终将成为往后余生最安稳的慰藉。

忆情

摘尽枇杷一树金
常宁市第九中学 李柏清

小满过后、端午前夕,老家房前屋后、山坡路旁,串串金黄枇杷缀满枝头,引得飞鸟啄食流连。果子藏在翠叶间半遮半掩,恰似琵琶半遮面,别有韵味。正凝神遐想,妻子一声催促,将我拉回现实,该摘枇杷了。

南风送暖,满树枇杷通体金黄。剥开薄皮,汁水四溢,果肉酸甜甘润,满口清甜。全家齐上阵摘果,热闹非凡。妻子在树下举篮接应,妻弟在树上抛果,枇杷大多稳稳落进竹篮,偶尔几颗滚落草地,溅起酸酸甜甜的香味儿,果香引来蚂蚁争抢。

一颗枇杷忽然砸在肩头,我正疑惑是谁在恶作剧,又一颗枇杷簌簌坠落,俯身拾起,竟生出几分被绣球砸中的欣喜。

晚风裹挟果香,久久萦绕在鼻尖,勾起我的儿时回忆。

儿时嘴馋,常结伴偷摘邻家奶奶的枇杷,某个中午,一群顽童摘光一树鲜果分食。奶奶性情和善,从未责备我们。岁月流转,老人早已离世,读到《项脊轩志》名句,方知枇杷向来是怀念念旧的寄托。杨万里的诗句“大叶耸长耳,一梢堪满盘”,正是眼前硕果盈枝的写照。

再咬一口果肉,软糯清甜,外甥笑言甜过初恋。此时此刻,仿佛整个夏天都被甜蜜包裹,万般烦恼尽数消散。小侄儿吃得汁水沾手、嘴角泛黄,吃饱了仍不肯停歇,蜂蝶也绕着果香翩飞。农谚“小满枇杷半坡黄”,道出果实循序成熟的规律,育人同理,顺应成长节奏引导陪伴最合适。

闲谈间,岳父讲起枇杷的好处:枇杷叶煮水润喉止咳,果肉可清热降火……儿子取来美酒,应了“东园载酒西园醉,摘尽枇杷一树金”的意境。果香混着酒香,金果伴着亲情,浅酌微醺,便是最动人的人间烟火。

随笔

一面留言墙

□ 子安

老街二楼有家自习室,顺着窄楼梯推开玻璃门,便是一处清净天地。在家写作总被琐事打断,这里白墙明亮、众人埋头沉静,我总能静下心来伏案创作。

过道尽头有一面普通的白墙,新刷的油漆非常明亮。起初我并未留意,起身休憩时才发现,墙面早已贴满密密麻麻的便签,如同悄然冒出的春芽。笔墨各色,字迹或工整或潦草,句句都是年轻人的心声。

墙面左侧,有人用粗犷的字迹写着“一定要考入浙大”,末尾画着握拳符号。旁边有小字回应“我也一样,我们一起努力吧”。两个陌生人未曾碰面,借着便签隔空鼓劲,完成一场温柔相遇。

墙中间的便签以端正楷书写着“上岸,华东师大研究生”。这几个字静静地躺在那里,并不显眼,但是非常坚定。旁人还用铅笔描上边框,珍藏这份备考的坚定。

最打动我的是墙面右下角的那行娟秀小字“今天背书背到哭,但还是要坚持呀”。旁边画了个歪歪扭扭的笑脸。这句话下方贴了一张便签劝慰“不要哭了,你看,天要亮了”。读到此处,我心头一暖。

墙上的便签,有些只剩擦拭过的淡淡痕迹,有些字写到一半就停笔。我从不曾在墙上留言,写作疲惫时便到墙边伫立。顶灯柔光洒落,那些深浅错落的字迹,像一朵朵盛开的小花,默默见证着每一份不肯认输的努力。

水畔温情

印象



张永生/摄

生活

钓乐

岳阳县教育体育局 赵星

“哈哈!又钓了一只!”欢呼声里,一只红色大虾随钓线划出弧线落进塑料桶。周末回乡,塘边孩童钓虾的欢乐场景,瞬间将我带回童年。

老家在东洞庭湖畔,初见小龙虾是端午暴雨之后。沟渠水流湍急,一群红色大虾在沟渠落差处逆流扎堆,首尾相连,酷似猴子捞月。我当时要赶考没能下水,邻居满叔用笊箕捞了满满一深盆,引得邻居们围观。

相较于本地米虾、河虾,小龙虾身形壮硕,黑红硬壳配一对钳,宛若披甲将军。孩子们围盆观望,胆大的伸手逗弄,不慎被虾钳夹紧,甩脱不得,疼得直落泪。

没过多久,小龙虾就在家乡水域大肆繁衍,它们凿穿塘埂田

坎、啃断藕尖荷秆,农人头疼不已,钓虾便成我们儿时最大的乐趣。

钓具简单:竹竿系细线,挂上蚯蚓或蛙肉即可下钓。饵沉水底,当细线绷紧、指尖有拉扯感时,便是虾上钩了。轻抬手腕,缓缓提线,见虾出水便满心欢喜;若细线微微一抖,虾便逃走了,欢喜转瞬落空。慢慢地,我摸清了门道,等虾夹紧饵料了再轻轻提线,配上网兜迅速一舀,便成功了。个别机敏的“虾精”屡次偷饵脱身,让人又恼又急,可它终究抵不住诱饵,落入网中。

儿时钓虾无师自通,不在意钓多钓少,只贪恋垂钓过程。运气好时半日钓小半桶,倒入盆中,

群虾翻腾,打斗、攀爬、吐泡百态纷呈,我常静坐一旁欣赏战果。

收获丰厚时,能给清淡饭桌添道荤菜。小龙虾做法简单,洗净后油炸,焦香四溢,撒少许盐就很可口。我总急着品尝,烫得两手来回倒换,常惹得母亲笑骂“馋鬼”。如今我持竿蹲在老塘边,鬓发稀疏,满面风尘,眼眸不复年少澄澈。身旁孩童笑语声声,在心头漾开浅浅涟漪。我哪里是钓虾,分明是垂钓那自由自在的童年,以及童年里再简单不过的快乐。

